



(上圖為作者初回國時的照相)

江山萬里行

(二十四)

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

· 吳國柄 ·

高砲陣地加以偽裝

商討驗收工作的進行步驟時，我對趙崑說：

「陣地工程原由高射砲辛團長佈置的，敵機白天來襲用高射砲轟擊；夜間來襲時，以探照燈指示目標，然後再加以轟擊。由於高射砲陣地有道路通往，因此敵機很容易發現陣地而常來偷擊，為躲避敵機的轟炸，需要常換陣地，但換陣地後必須修有道路通往，不修道路則高射砲不能進入陣地，所以非修道路不可，換了新陣地，敵機跟即轟炸新陣地，不容易躲避，於是我建議辛文銳團長，把道路掩蓋偽裝，使目標不明顯。我和辛文銳團長兩人商量後決定前往防空司令部向劉峙司令

報告，劉說：你們說的我懂，而且我很忙，最好與胡伯翰副司令商量，於是我們又去見胡副司令，胡說：我是步兵，對砲兵的高射砲我不懂，由辛團長自己看著辦。辭出後，辛對我說：我絕對服從知識，你怎樣說，我就怎樣辦。我說：現在把所有的軍用道路用草皮偽裝。在天空就看不出陣地的所在，敵機就無法轟炸。以草皮偽裝公路是很簡單的工作，於是派兵去做。完成後，二人到砲兵陣地察看，軍用道路和陣地都是和樹枝同為草綠色的，敵機就無法偵察轟炸了。

趙崑說：「吳處長你不但不是位工程人才，也是位軍事人才。」我說：「軍事人才很不敢當，不過在我的家庭裏，我父親吳經明，留學日本士

官學校，擔任陸軍部軍學司司長。我舅舅朱和，留學德國學砲兵的，回國後，擔任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表哥秦國鎔，留學法國學機械的，是北京航空學校的首任校長，四叔吳經文，是航空機械學校的飛行學生，因此在軍人的家庭裏，聽他們談軍事方面，受益良多。我到倫敦留學時，正是第一次歐戰結束，描寫軍人作戰事蹟的冊子很多。這是英國政府鼓勵民間寫作，然後由政府負責印書，由著作的人自由發行，賣的錢全是給作家，因此銷售很廣。我看這些書既便宜又容易懂，於是買許多書在閑暇時看。後來承蒙駐英大使顧維鈞，將我介紹給徐樹錚專使，當他的隨員，任少校副官長隨同考察歐洲大戰場及各國的軍

備，所以對軍事方面知道一些理論和事實。」趙崑說：「偽裝軍用道路和陣地，能充分利用學識和經驗，對國家貢獻很大。能和你在一起，我感覺太榮幸了。」我連說：「不敢！不敢！」

我對趙說：「軍用道路共十五條，換一次陣地就修一條軍用道路，這些道路是我前二任處長蔣達和賀國光修的，因為工程艱巨沒有完工，我接任時仍接著做，不久發現道路有指示陣地目標的缺點乃改用偽裝的方法。現在祇能驗收從前留下的軍用道路，在我任內是沒有軍用道路工程的，而且他們也已經報銷了，所以不需驗收了。」趙說：「可以，我建議你應當到防空學校擔任教官，把經驗和學識傳授給青年朋友。」

訓練新人驗收工程

談到驗收工程，我說：「各機關的防空洞，早已報銷過，我沒有責任。私人挖的防空洞是用自己的錢，我管不著。至於地方上的公共防空洞共有二百七十一個，全部分佈於重慶市內。由保長經辦，向防空司令部領錢修建的，這一項工程應該驗收，不過驗收時應該先通知保長，因為該地點建防空洞和雇包工，都是保長負責的，每一工程包工的工錢都是由司令部發放的。」

趙崑說：「你陪我去驗收每一個防空洞好了。」我說：「這些防空洞，我們的工務員都實地驗收過，沒有錯誤，我看不需一個個驗收。」趙崑堅持要一個一個驗收，我因時間有限，祇好請一位工務員陪同趙崑驗收。

胡伯翰到任時把我用的人都解雇了，因此我

沒有人在工程處，跟我從漢口來的學生也在做包工的事情，沒有閒人能幫我忙。恰巧朱小姐的姐夫孔慶昇正在找事做。他原在一位異想天開的化學家那兒做事，這位化學家想在糞坑撈金子，以蒸餾方法分解大小便取尿酸，把工廠設在長江岸邊的船上，由於臭氣逼人，岸上的人家都反對，因此工廠被迫關閉了。於是我訓練孔慶昇如何量防空洞，孔慶昇二十七歲，人很聰明，中學程度，一教就會，開始時，由我與趙崑和孔慶昇三人去實地驗收，驗收幾次後，就由孔陪趙崑會同保長和包工一起去驗收。由於孔慶昇是新雇的，祇好將防空司令部撥給我的一部份經費給他，每天驗收回來，我借內人、趙崑、孔慶昇、包工李開猷一塊兒吃飯。趙崑告訴我說：「一切工程驗收都沒錯。」

防空洞、陣地工程及軍用道路三項工程圓滿的驗收完畢，趙崑委員要把所有的有關單據帶走，胡增魁見我已沒事就說：「大隧道？」我說：「大隧道我早已封閉了，與我沒關連。」趙說：「大隧道現在是由胡伯翰副司令負責，與吳處長沒牽連，現在我驗收的是吳處長的工程，至於胡副司令做的工程就要另外辦理，而且還未呈報驗收，因此這是兩碼事情。」

設宴慶賀發展包工

我的學生李開猷、余文豪等見工程圓滿結束就提議開慶祝會，席設燕喜洞內，由平原營造廠出錢，席開六桌，共到來賓六十餘人，李開猷說

：「今天我們的會有三個意義：一、吳老師所有工程驗收的結果不錯，這是慶功宴。二、慶祝平原營造廠事業發達，功在民間，養活了許多從湖北退下的工人。三、吳老師到江西走幾千里路而平安歸來，為我們帶來新的希望，值得慶賀。」胡增魁見這麼多人慶賀就說：「你這處長比從前的處長更威風和親熱，且平原營造廠生意興隆，沒有總司令和副司令，而能獨當獨行，真是太好了。」我說：「這都是我的學生、同事和各地保長的熱心幫忙，所以才有這些成就。」……各項工程驗收無誤後，我已完全脫離公務關係，於是決心擴平原營造廠的業務。由於平原營造廠的信用好，在短期之內幾乎人家未完成的工程，都由我們一個個去做。但從漢口帶來的工人有限，還得用重慶本地工人，於是設法使本地工人安心工作，不要逃跑，我們採用發米和加發加菜錢使工人有穩定舒適的生活，於是工程做得很快，成績很好。大家研商認為祇做工程，對社會大眾報答太少了，許多朋友又建議我在公家找個差事，為大眾服務，要我把已有規模，業務已上軌道的營造廠交給內人和學生經營，由我擔任顧問。凡是學生主持的工程都要把建造合同交給內人經我蓋章審核，為照顧工人生活必須購買食米儲存，以備用金大批購入食米，價格較便宜，遇到市面食米漲價時，我們絕不漲價，仍然平價供應工人食用，由於營造廠的名譽好，遠在瀘州有一座糧食局倉庫的大工程，因工作艱鉅，曾跑了三個包工老板，他們風聞平原營造廠信用好，要請我們接辦營建工作。

遠赴瀘州承建糧倉

瀘州有「小重慶」之稱，風景幽美，地勢雄偉。我與工頭陳漢生二人坐小火輪船同往。因為江流很急，逆水行舟，坐輪船到瀘州要二天一夜的時間，我在重慶兩路口（地名）拍賣行買二套美國製的鴨絨救生背心，我和工頭在船上白天和晚間都穿著，以備遇到危險時跳江救生，輪船是四川製造，機器是法國買來的，馬力很大，一路平安到達瀘州的糧食局倉庫，有管理人在那兒看守，隔壁是傷兵醫院。管理人員說：「工程很好做，但傷兵醫院的殘廢病人却常來擾亂，故意與工人衝突打架，輸了就向包工老板說受傷要求賠償，因此以前的包工都賠了很多錢，如果你要包工的話，要先把傷兵的問題處理妥善，才能做好這工程。」

出來後，我問要不要接辦這一工程，陳漢生說：「我是湖北的九頭鳥，我有辦法對付傷兵，用外交方法化敵為友，祇要你答應接辦。」我對陳漢生說：「如果你有辦法處理傷兵的事情，我就提升你為瀘州平原營造廠辦事處的主任。」陳說：「我有十足地把握，一定能使工程完工，而不能不賠錢。」於是決定與管理人訂立合同。

我和陳漢生坐船回重慶後，我問陳：「你有什么辦法？」陳說：「傷兵雖有二百多人，但大半都是躺著不能行動，祇有二三個最壞的人行動，其他的人都是跟著起鬨的。我要是把這二、三個人說服了，那工程就好做了。」我說：「你說得很有道理。」於是拿二千塊給陳，要他往瀘州處

理傷兵的事情。

陳到瀘州後，先打聽傷兵到那家茶館喝茶，就在那兒等傷兵。茶館的老板說：「傷兵有三個頭子，其中二個特別兇狠，天天都來喝茶而不給錢。」

陳見傷兵白喝茶不給錢，於是替他們付錢給老板。就這樣認識了三個頭子成為拜把兄弟，常一同到小館吃飯。陳對他們說：「有一件事情，我們可以一起合作，聽說糧食局倉庫已跑了三個包工老板，我去找包工來接辦這工程，我們就吃包工的。」三個頭子聽了很贊成，叫陳去找包工，於是派另一工頭去包工，並帶很多錢去開工，陳與三位傷兵頭子天天在一起吃飯交朋友，這三位傷兵頭子從此不再找工地的麻煩，於是工程進行很快，不久就完工了，不僅沒賠錢而且賺了錢，糧食局要我一道去驗收工程，結果都非常地滿意。

聲譽樹立各方來請

由於瀘州的工程在包工界上，大家都認為是不易做的，因為傷兵的事情很難解決。但在平原營造廠竟能提前完工，大家認為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於是聲名遠播。所以有很多未完工的工程業主，都想找平原營造廠來完成工程，又由於物價不穩定，法幣貶值，今天談好的價錢明天就無法做起來，再加上小包工領了錢就跑，大包工找不到小包工，小包工找不到領工，因此工程都停頓下來。那時停頓的工程較大的計有1功勳子弟學校2空軍招待所3華僑新村等都沒人投標。當時

有人問我做不做這些工程？我說：「能做。但工程很大，不能同時開工，必須一次領清款項。」這些條件都被接受了。我有位同班同學李林森，他是我介紹到空軍做事的，他要我不要做空軍的工程，他說：「領的款項雖然多，但找不到工人，於是許多包工就跑了，而保人就被押起來。你若接辦，就需有特別的方法。」我說：「跟我從漢口來的有成千的工人，還在沒事情做呢！」李說：「你怎麼有那麼多的工人，而別人却找不到工人呢？」我說：「這是一個信心的問題。許多工人都跟著我有十年了，他們對於我有信心。而且工人最要緊的是吃飯問題，四川雖出產米，但軍糧都向外運，所以政府一買米，米價就上漲，一上漲包工就無法生活祇好逃跑。因此工程得標後，必須將食米購買儲存起來，這樣就不受漲價的影響，同時購入材料，物價再上漲也不受影響。所以我要包工時，就先領齊款項，把米和材料買齊，這樣就不容易賠錢了。」李說：「包工是項危險的事情，你還是不要作。」我說：「我回去跟大家商量商量再作決定。」

我回到家裏召集學生、工頭開會研究，大家都認為：「營造廠不能停工，一停工，工人就沒飯吃了。」有一位學生說：「我們祇要把食米和建築材料買來夠用，相信包工是不會賠錢的。」另一工頭對大家說：「我們都是難民，既無田產，又無存款，祇有技能，若是吳主任開門不做工程，那大家豈不餓死，為人道起見，請吳主任不要開門。」我說：「如果包工賺錢就給多些工錢給你們，如果沒賺錢就發米糧，你們願不願意？」大

家說：「願意。」

南岸女中工程超前

這時有一樁工程，是重慶教育局在長江南岸的女子中學，工程很大，正在招標興建。由於物價波動，結果都沒人敢投標。這學校的地點是在一小山上，我和吳姓工頭一同看工程，吳工頭跟我已十多年了，人很耿直。看完工程後，我認爲物價波動太厲害，打算不接辦。吳說：「主任你千萬不能不做，依你的相來看，你現在是在走運的時候，別把機會錯過了。」我說：「做這麼大的工程，要是賠錢就賠不起，我想還是不要做了。」

回到辦公室，學生和工頭都在，大家一致認爲應當接辦這一工程，於是就領標單正式投標，結果別的包工投標的價錢比我便宜，但找不到保人。於是教育局問我願不願意做這工程，我答應接辦，但開了一個條件，就是款項要一次領清。當時教育局局長是雷嘯岑現任國大代表旅居香港，於是雙方立下合同，立即領款，立即開工。回到辦公室向大家宣佈決定承包女子中學工程。大家都興奮地叫好說：「我們一定努力去，原來上午八時開工，我們提早七時開工，原來五時收工，我們六時收工。」由於小偷很多，決定由工人戍守材料。原來約定半年完工，我們在三個月內就完工了。在工程界上豎立了一個光榮碑。接着陸續接辦許多未完成的工程，結果都沒賠錢。由於工程一個個地完成，工程漸漸地少了，必須另想法子來養活衆多的工人。

驚人的大隧道慘案

因爲怕敵機空襲，晚上仍睡在燕喜洞，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的下午，防空司令部工程處處長室的勤務兵——姚立國，跑到洞裏找我，他說：「不得了，進大隧道避難的人都被悶死了。胡伯翰副司令到工程處責問謝副處長，胡說：『你辦什麼工程，我不懂得工程，你是大學畢業的，說什麼計，結果死了這麼多人。當時吳國柄說會悶死人應當關閉，你說沒關係，結果我聽你的，死了這麼多人，要怎麼辦呢？單是殺你一個人的頭是不能够平憤脫責的，你不能逃跑，我們要商量如何處理善後？』胡、謝二人相對哭泣。」胡伯翰告訴姚立國要他告訴庶務人員把工程處的招牌取下來，總司令已下令把工程處取消了。我告訴姚立國說：「我想去看看。」姚說：「不必看了。一具屍首正在被搬運，太慘了。」我追問姚立國：「到底情形怎麼發生的？」姚立國說：「敵機來臨的前幾天防空司令部貼有告示說：『大隧道最安全。』又由於胡伯翰副司令沒去察看大隧道的工程，就說可以用了。因此附近的居民都一窩蜂地往大隧道跑。敵機來臨時，在八點鐘拉第一道警報，此時敵機已由漢口起飛，在九點多鐘時拉第二道警報，敵機過了萬縣，到十點鐘時拉第三道警報，敵機到了重慶。在上空盤旋找目標轟炸，可能因在郊區找不到高射砲陣地，於是就轟炸市區。因此大隧道附近的居民，在緊急情況下，就一窩蜂地跑進大隧道。而且大隧道裏安裝的不是電燈而是油燈，空

氣既濁又悶熱，因爲人多，前面的人走，後面的人就推，有些前面的人想出去而不願意往前走，但後面的人却一直推，想回頭走也不行，於是祇有進而沒有退，身體弱的女人和小孩跌倒在地上都被踩死了，在隧道門邊的人，見裏面人太多了，就把門關閉了，不願再有人擠進來。雖然後面的人想出去，但門是往內拉的，因爲人太擁擠而打不開。現場靠近大隧道附近的人們家家戶戶門窗緊閉，都因爲家人躲入大隧道避難，被悶死了，沒人開門了，真慘。」

事隔多年劉峙憶往

「劉總司令下令，派衛戍司令部的兵以軍用卡車把死了的屍首運到長江南岸的窪地集體埋葬。當時在大隧道避難的居民都帶有金銀首飾，被埋屍的隊伍放在籬筐裏，到底埋了多少人，籬筐有多少金銀首飾，都是個未知數，祇有主持運屍工作的人心裏明白。」

大隧道慘案發生，全國譁然，軍事委員會下令組織軍事法庭審訊胡伯翰等以次官員，追究責任，以平民憤，胡伯翰能說善辯，他本人的罪過不了了之。大隧道慘案證明我一年前接事時，主張把大隧道封閉，不要使用是對的。但胡伯翰不採納我的意見，不接受我的勸告，才有此慘案發生。

事隔十年之後中共竊據大陸，我舉家移居香港，在英國軍部任皇家工程師，當時軍部每天早晨都有打字的新聞簡報，我見報上說中國將軍劉峙在九龍被其部下綑綁勒索金錢的新聞，立刻開

車去看望劉將軍，當時祇有劉總司令與其第二夫人在屋裏，劉對我說：「昨天有幾個人進來把我用電線綁綁，向我勒索。」我說：「我在英國軍部做事，可以請求英國政府特別保護你。」過了一、二天，劉總司令來看我，他說：「謝謝你通知英國政府保護我。」於是談到大隧道慘案，他很後悔地說：「因為上面的壓力太大，一定要胡伯翰擔任工程處長，所以我也沒辦法，祇好把你調開，那知胡上任後，却出這麼大的事情，我心裏很難過。深切瞭解到沒有科技知識的人是不能主持需要科技知識的工作的。」我說：「我知道這必定會出災禍，因為胡太貪錢了，有意謀害我。他曾對我說：我要叫你流最後一滴血。當時我不明白這意思就問辛團長，辛告訴我他要謀殺我。」劉總司令說：「這人真是不好，但上面的壓力太大了，我又不能不用他。」我問：「是委員長、何總長的指示嗎？」劉說：「不是，另有其人，但是很難說明白的，當時我實在不願意把你調開，但是我也無能為力。」

大陸變色後，我見過胡伯翰二次面。一次在香港到九龍的輪渡上，我見到他時，沒有理會。第二次在台北時見到的。當時我有個同學叫高壽棠的，是台大教授，他的兒子——高仁，大學畢業後，感覺繪圖不行，於是在我辦的建基工程繪圖補習班學習，他與一位國大代表的女兒結婚時，請我擔任介紹人，因為這層關係，在高仁的婚禮上，胡也是其中的一位貴賓，他站在我身旁，當著我的面說：「你長胖了。」我仍舊沒理會他，而立刻走開。以後就沒再見面了。

道士論人禍福有別

回想在重慶防空司令部工作時，胡伯翰要加害我，派他的內姪胡增魁和我們住在洞裏。我提高警覺，把重要的單據鎖在另一個防空洞裏，門外派大師傅守著。我與內人住另一個防空洞，有一天烏雲密布，洞裏的空氣太乾燥，土味很重，我決定回家暫住。孰知走到半途時，風雨交加，雨傘被吹壞了，衣服全被雨淋濕。內人說：「你善事建防空洞救人，為何老天爺還要你受苦呢？」我說：「太太你明白嗎？很多人做了壞事，命中註定應早死，可是我却救了他們，因此上帝要懲罰我。」說完沒過幾天，大隧道慘案就發生了。我深悔不應說做壞事命中註定早死的話。

我到工程處任職之前曾有位峨嵋山道人對我說：「你長得一付福相，重慶的福在此人。」後來胡從旁走過，他見胡就對我說：「真是禍相！禍相。」說完後搖頭就走了。這幾句話我都緊記在心，時時防胡。果然，大隧道慘案還是發生了。

自從大隧道慘案發生後，取消了工程處。胡派的胡增魁也搬出燕喜洞。我的學生李開猷、余文豪等非常高興地說：「老師又過了一關，應當慶賀。同時平原營造廠，事業發達，工程進行順利。應當慶祝。敵機來轟炸，老師的部下沒有一個傷亡。應當大家聚會，大吃一頓來慶祝慶祝。」大家就問我同意否？我說：「同意。」由平原營造廠開支，席開十桌，所有出力的人都赴宴，

在燕喜洞吃飯，由鴉片大王趙典之開的飯館掌廚。菜做得既豐盛又可口。

前來赴宴的工頭幾乎都是跟我從漢口來的老部下和學生，他們穿著好，氣色也好。可見其對工作有興趣，收入富裕。喜笑顏開。我應邀發言說：「今天我們的聚會有三個意義：一、某人把持的工程處被取消，一切罪責由國家處置他。本人自進工程處以來天天都在奮鬥，其中百分之九十的精神是在防範某人，而百分之十的精力用在改善防空洞工程，差幸真正減少人民的傷亡，此應感謝各位的幫忙。第二、平原營造廠由於各位的努力而擴充，把所有別人未完成的工程都接替完工，這點我要謝謝諸位。第三、我們的團體，有這麼好的合作精神，已有良好的成績，務必繼續努力。」於是大家起立以茶代酒相互道賀。我藉着餐敘的機會，告誡我的學生、朋友、同事，困難當頭，一切都要加倍努力，克服困難，別人的錯誤造成的悲劇，要引以為戒，時時警惕自己，千萬不可幸災樂禍。

工地接來眷屬同住

那時抗日之戰正進入艱苦階段，國際通路被日寇封鎖，物資缺乏，尤其是汽車使用的燃料，所謂「一滴汽油，一滴血。」因此我從江西回到重慶後，就把自用的汽車賣了。有些工程須過江到南岸，南岸許多地方無公路建設，盡是小路。祇能坐轎子或騎馬通行。四川的馬很矮小，轎子又名「滑竿」，抬滑竿的人長得很瘦小，我的身體又長得肥胖健壯，坐滑竿心裏很不是滋味。原

本二人拾的，我就要四人拾，要另二人在旁邊等著換班，加倍給錢。有時抬往上坡時，我見他們太辛苦了，自己暫且下來走走。抬轎子的人雖然辛苦但他們也樂在其中，常自編四言八句的歌，娛樂自己。我坐在轎裏細聽也頗有趣味。

其中有一首歌，是形容四人抬轎的，我至今仍清楚記得。歌詞是這樣的：

「第一轎夫，揚眉吐氣。第二轎夫，不敢放屁。

第三轎夫，昏天黑地。第四轎夫，隨來隨去。」

因為我常常走動巡視工地工程，所以很多轎夫一見我都自動來接我。

重慶天氣不太冷，我們在工地搭了很多的棚子，讓工人能攜帶家眷同住，不必在工地和住宅來回奔跑。並且又省房租錢和柴火錢。因此工人個個歡喜，增加工作的效率很大。內人在家裏管帳，材料由材料商陪同驗收後到家裏領錢。工錢由工地的工頭帶小冊子來申請款項，非常誠實，不敢虛報溢領，我非常地高興有這樣好的制度。時日一久眼見工程日益減少，我迫不得已的對他們說：「目前你們雖然還有作不完的工作，但如果能轉業的就設法轉業，因為可作的工程日漸減少，遲早還是有失業的威脅。」

英國軍官暢論戰事

廣陽壩是招待外賓的地方，有一批來訪的英國航空軍官住在那裏，我亟於想知道英國最近的

情形，於是到廣陽壩去，正巧我早晨到時，突然有爆炸聲，威力很大，我原本坐在椅上，也被震動跌倒在地上，屋瓦都在震動，後來知道是軍政部儲存在山洞的軍火，因溫度高而自行爆炸，震耳欲聾。據報告有一衛兵被震死，但身上無傷，我就前往查看所做的工程，幸好未遭受到損害。正在檢查時，一位英國軍官過來跟我談話。他們是剛從印度飛來的，他是英國 GLASGOW 人，我曾到過此地的大學。二人談到那兒的植物園，都極為興奮，那真是太美麗了。我問他戰事現在情形怎樣了？他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三個戰場：一在歐洲，一在亞洲，一在非洲。在歐洲本土，義大利已被佔領，德軍已日漸衰敗了，因為美軍到達英國，所以德軍的潛水艇戰術就失效了。在非洲，德國軍隊的坦克車已被英軍消滅了。在亞洲，日本的陸軍大部份進入中國大陸，他們人數少，中國地方廣大，他們無法作面的佔領，無力再前進了。海軍的軍艦設備不進步，竟偷襲了珍珠港，再加上日本以為美國的造船落後，而不知他們估計錯了，因為美國的造船早已超越了日本。船上有新式的雷達設備，即使在霧中仍能看清楚。加上美國的海軍專打日本的商船，使日本海軍無法得到商船的輔助。日本的空軍，原本就趕不上美國，美國飛機上有雷達設備，日本全無，因此日軍損失很大，那時日本對重慶的空襲逐漸減少，這證明戰事快結束，勝利快要到來了。」

蔣夫人邀同車進城

我與英國軍官相約到重慶。他打算到大使館，我預備逛拍賣行。英國軍官不想坐車子回重慶，要坐滑竿過過癮。（「滑竿」英人名為 Bamboo Chair）。於是相約一同坐滑竿回重慶。英國軍官和我都肥胖高大，抬轎的人很辛苦。軍官很不忍心地說：「實在太不人道了，我們還是下來步行吧！」我們分別給滑竿伕的工錢後下轎走路。走到黃山底下時，正好碰見一部在後面行駛的汽車，我們就向司機招手。司機停了下來，一看後面坐的是蔣委員長夫人，她正由黃山公館到重慶。我對夫人自我介紹說：「我是重慶市長吳國楨的哥哥，我名叫吳國柄。這位是英國軍官。」夫人說：「你是建防空洞的吳工程師嗎？」我說：「是的。」夫人問：「你們怎會在這兒呢？」我說：「我們原本坐滑竿打算回重慶——但因為我倆不忍心看抬轎子人的辛苦，於是下來走路準備招一輛車坐回去。」夫人笑說：「你們二位與我同車去重慶好了。」於是我與夫人同坐，軍官與司機同坐。沿途上，軍官說：「蔣委員長的成功，夫人的功勞不小，尤其是夫人外交方面的才能。開羅會議時，邱吉爾、羅斯福以及蔣委員長和夫人的合照，刊在報上，最受英人的欽慕與敬仰，真是偉大。中國抗戰的勝利，夫人立功不少。」夫人聽得很開心。車子搭上輪渡過長江到了重慶。我們向夫人鞠躬謝別，夫人要另叫一輛車送我回去，我千謝萬謝地婉拒了。英國軍官坐人力車到大使館，我也另叫一部人力車到兩路口逛拍賣行，選購衣物後，回營造廠處理業務，審閱藍圖。